

HUA MAO SHAO NÜ

花帽少女

李晓柳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花帽少女

李晓桦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花帽少女

李晓桦

*

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毫米1/64印张 2.375字数 45,000

1990年 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 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150 册

• ISBN 7-5039-0537-9/I·296

定 价 1.15 元

目 录

第一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地平线翻滚起来了 | 1 |
| 伊犁河谷那个无边的黄昏 | 5 |
| 马背卸下欢腾的部落 | 7 |
| 年轻的古歌 | 8 |
| 牧鞭套住的草原 | 10 |
| 漠上风 | 11 |
| 路 | 12 |
| 牧笛在河谷唱晚 | 13 |
| 烈马 | 15 |
| 恋 | 17 |
| 她那只有力的手 | 19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姑娘追 | 21 |
| 河边的老妇 | 23 |
| 并辔疾行的汉子 | 26 |
| 阿丽娅的眼睛 | 28 |
| 马奶子不需要报酬 | 30 |
| 少女在茶炊前沉思 | 32 |
| 旋舞在草地上的阳光 | 34 |
| 哈萨克就这样长大 | 35 |
| 呵斥孩子的母亲 | 37 |
| 泉边 | 39 |
| 夜行 | 41 |
| 你就 | 43 |
| 距离 | 45 |
| 岛 | 47 |
| 深深的海洋 | 50 |
| 世界 | 52 |
| 男人和马 | 54 |
| 马鬃轻拂的坟茔 | 58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眼睛 | 60 |
| 蓝蓝的酒歌 | 62 |
| 翅膀 | 64 |
| 和哈萨克老人谈马 | 65 |
| 等待 | 67 |
| 猎手之秋 | 68 |
| 缘 | 70 |
| 汉子们的话 | 71 |
| 别忘了带上 | 73 |
| 相通 | 75 |
| 冬不拉与吉它 | 76 |
| 伊犁马 | 77 |
| 天生艺术家 | 80 |
| 铁马骑士 | 82 |
| 题一张彩色照片 | 84 |
| 花帽少女的目光 | 86 |
| 峭壁·峡谷 | 88 |
| 蓝色的湖 | 9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这里并不遥远 | 92 |
| 第二辑 | |
| 鹰 | 97 |
| 孤独的牧羊人 | 101 |
| 夜草滩 | 114 |
| 狂欢的阿尔泰之夜 | 119 |
| 帕米尔之晨 | 126 |
| 短暂而永恒的马上生涯 | 130 |
| 独自信马走过夏草原 | 138 |

第一輯

地平线翻滚起来了

静静的、长长的、目光不可企及的地平线，骤然暴怒了。

像一群脱缰的受惊的烈马群，因自己的疾驰而发狂了。

长风呵，横亘的长风。

万头攒动的地平线翻滚起来、席卷过来，这充满力的地平线呵。

我策马冲进长风。

我渴望飞奔成为群马之首。

我为我能是个男人而庆幸……

自从伴着那地平线奔腾过一次，我的血管、我的梦，便注进了大漠雄风的狂放。

从此我相信大地是活的。人原本可以

驾驭它。不管它是怎样暴烈的马。

只要你是个真正的骑手、真正的男子汉。

伊犁河谷那个无边的黄昏

太苍茫，太辽远，太空旷了。

我敢肯定，一切语言，一切音响，一切色彩，一切线条，甚至一切感觉，都无法表现伊犁河谷的黄昏。那个无边的黄昏呵！

极目西天，半轮血红的落日，在铅灰的山脊缓缓滚动。

但头顶是大团大团的阴云，如一群乌黑的野马翻腾、驰奔，偶尔甩下几颗浑浊、温热的汗滴。黄昏的雨当然是黄的。

而一弯彩虹，从东方的地平线随意地射出，自如地在暮空划了一个斑斓的弧。谁也不能阻拦、不能遮掩它。

我伫立在黄昏的草原上，说不清是送

半轮落日，是披满天暮雨，还是牵一弯彩虹。

天苍苍。野茫茫。想看多远就有多远，只能是人的目光达不到天际，而视野绝不会受阻。连思想这最有力的翅膀，也深感力不从心，无法穿越河谷，飞到黄昏的边……

大自然用它雄浑、质朴的伟力之万一，便足以改造、变化渺小的人生。即使狂妄得连宇宙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只要能在这河谷作一次远眺，也会顿时自惭；即使自卑得连生活都不敢正视的人，只要能从这黄昏走向新的黎明，便将生出自信。

哦！伊犁河谷那个无边的黄昏。

马背卸下欢腾的部落

刚才，这儿还是清冷的王国。高高的厚厚的草，在风中唱着孤独的歌。

只一声唿哨，一声颤悠悠的唿哨，换来一片纷沓的马蹄声。

马背，驮来一群坚实的山峦。

马背，卸下一个欢腾的部落。

于是，夜的山谷便有了冬不拉漫漫无边的琴声。早晨，铜茶炊升起缕缕白烟，把奶茶的醇香抹上微蓝的天空……

哈萨克的路，在马蹄下。

哈萨克的家，在马背上。

年轻的古歌

旷古的风听过它。

远逝的云听过它。

这古老的古老的歌哟。

当初，那个套马的小伙子和那个牧羊的姑娘唱着它定情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造好呢……

风，早在远天一层层沉下去、堆起来，叠成一脉脉拂动的山。云，大片大片地落在山上，生成树，聚成森林。

最早唱歌的那些人们，血脉已渐渐流进后代的身上，繁衍出一个又一个部落，一个又一个……

古歌却总也不老，让一代又一代年轻

的人们在它的旋律里定情。

牧鞭套住的草原

草，黄了又绿了。

山，黑了又白了。

一个个季节，被飞快的马蹄轻松而又不经意地掀起来、翻过去。

老了多少草场。老了多少山。

不老的只有马儿，只有牧人响亮的牧鞭。

别说那鞭梢是短而有限的，牧人把它轻轻甩成一个圈，整个儿草原就被套住了哟。